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六

通鑑卷第十六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宋紀十六

起重光甲子閏九月盡昭陽大荒落九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淳化二年

遼統和九年

九月己丑戶部侍郎參知政事王沔

給事中參知政事陳恕竝罷守本官初給事中樊知古累任轉運甚得時譽及爲戶部頗以職事不治詔書切責名益減雅與恕親善帝每言及計司事有乖違者恕具以告之欲令知古盡力知古後因奏對遂自解帝問知古何從得此知古曰陳恕告臣帝怒恕世禁中語且

疾知古輕脫并知古皆罷之沔以弟淮故數爲樞密副使寇準所詆帝亦寤沔任數好詐非廊廟器遂與恕同日俱罷沔奉詔見帝涕泣不願離左右未幾鬚鬢盡白帝嘗謂近臣曰累有人言儲貳事朕以諸子冲幼未有成人之性所命僚屬悉擇良善之士至于臺隸輩朕亦自揀選不令姦險巧佞在其左右讀書聽講咸有諫程待其長成自有裁制何言事者未諒此心邪至是左正言宋沆等五人伏閣上疏請立許王元僖爲太子詞意狂妄帝怒甚將加竄殛而沆又宰相呂蒙正妻族蒙正所擢用己亥制詞并責蒙正罷爲吏部尚書初溫仲

舒與蒙正同年登第情契篤密仲舒前知汾州坐私監
軍家婢除籍爲民窮棲京師者累年蒙正在中書極力
援引遂復籍及驟被任遇反攻蒙正蒙正以之罷相時
論醜之 以左僕射李昉中書侍郎參知政事張齊賢
爲吏部侍郎竝平章事 以翰林學士賈黃中李沆竝
爲給事中參知政事沆初判吏部銓因侍曲宴帝目送
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也不數月遂與黃中俱蒙
大用帝嘗召見黃中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真孟
母矣作詩賜之頒賜甚厚 庚子以右諫議大夫權御
史中丞王化基爲御史中丞化基嘗慕范滂攬轡澄清

之志獻澄清辨言五事其一復尙書省曰三司吏額乃近代權制州郡官司吏局之名也臣今請廢三司止於尙書省試設六尙書分掌其事廢判官推官設郎官分掌二十四司及左右司公事使一人掌一司廢孔目句押前後行爲都事主事令史廢句院開拆磨勘憑由理欠等司歸比部及左右司其二謹公舉曰朝廷頻年下詔以類求人但聞例得舉官未見擇其舉主望自今別立名籍先擇朝官有聲望者各令保舉所知賢則舉主同賞否則舉主同坐其三懲貪吏曰蠹盛則木空吏貪則民弊望令諸路轉運使副兼采訪之名令覺察部

內州府軍監長吏其四省冗官曰臣昨任揚州職官時
見添置監臨事務朝官及使臣等有逾本州數倍恐天
下諸州類此或皆是廉白止傷公府之費苟其爲貪婪
則取於民間者又加倍焉得不蠹國耗民乎望令逐部
轉運使副與知州同議裁減及諸縣令簿尉等亦乞令
相度廢省其五擇遠官曰負罪之人多非良善授以遠
地親民之官用情自任恃遠縱殘小民罹殃卒莫上訴
望自今凡負罪之人不許任四川廣南爲長吏書奏帝
嘉納其言卽有意於大用 辛丑責宋沆爲宜州團練
副使 癸卯王顯罷甲辰以樞密副使張遜知樞密院

事溫仲舒寇準同知院事知院之名自此始 初宋沆
與左正言尹黃裳馮拯右正言王世則洪湛其伏閣請
立皇太子沆既先黜乙巳命黃裳知邕州拯知端州世
則知象州湛知容州拯河陽人也 己酉遼主駐廟城
南京地震 帝聞殿中丞郭延澤右贊善大夫董元亨
皆好學博通典籍詔宰相召問經史大義條對稱旨冬
十月丁卯竝命爲史館檢討 辛巳翰林學士承旨蘇
易簡續翰林志二卷以獻帝嘉之賜詩二章御筆批云
詩意美卿居清華之地也易簡願以所賜詩刻石帝復
以真草行三體書其其詩刻以徧賜近臣又飛白書玉

堂之署四大字令中書召易簡付榜之于廳額帝曰此
永爲翰林中美事易簡曰自有翰林未有如今日之榮
也帝嘗夜幸玉堂易簡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
廳格引燭入照之廳格上有火然處後不更易以爲玉
堂盛事 左諫議大夫韓丕冲澹自處不奔競於名宦
帝嘉重之己丑命丕守本官知制誥爲翰林學士 是

月趙休忠降於契丹契丹封爲西平王復姓名曰李繼

捧

攸異

李繼捧降契丹事宋史及諸書俱不載惟陳樞

逆盤續編載之案遼史聖宗本紀統和九年冬十月
丁丑定難軍節度使李繼捧來附授推忠效順啟聖定
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封西平王是
知宋史之疏漏 十一月丙申朔詔自今內殿起居日
多矣今從遼史

復令常參官兩人次對閣門受其章

後異李燾曰實錄云漢乾祐三年給

事中陶穀奏乞停五日轉對皇朝因之遂無轉對之事

至是上勅精求理務廣言路始復舊制案太祖勅舊錄

及本紀建隆三年二月甲午詔自今每遇內殿起居百

官以次轉對然則轉對舊制在太祖時已復不知錢若

水何所據乃云遂無也新錄亦若水所修那得如此差

謬意者太祖雖復舊制行之未久仍廢至是乃復舉行

若水攷之不詳故耳建隆三年八月丙戌朔御崇元殿

文武百官入閣工部尙書贊儀待制太常卿趙光範次

對禮甲賜廊會明年夏四月壬午朔工部侍郎文彛待

制給事中馬士元次對八月庚辰朔給事中劉載待制

諫議大夫崔頌次對其後遂不復書乾德四年夏四月

丙申朔又書御殿入閣賜會如常儀但不見次對官姓

名疑次對此卻停至淳化二年始復故今庚戌左諫

若水誤記也直云遂無轉對之事亦誣矣

議大夫史館修撰揚敏之次對上言方今文士雖多通

經者甚少願精選五經博士增其員各專業以教胄子

此風化之本帝願謂宰相曰微之操履無玷真儒雅士
出理州郡非其所長置之館殿正得其宜矣 刑部郎
中知制誥范杲數致書宰相求入翰林爲學士又嘗出
制誥一編示李昉曰先公謂杲才任學士故以此付杲
不敢失墜昉每開釋之於是獻玉堂記請備其職帝惡
其躁競終不使居內署改右諫議大夫出知濠州以考
功員外郎知制誥畢士安爲翰林學士初執政欲用右
諫議大夫張洎因對言洎文學久次不在士安下帝曰
極知洎文學責任不減士安第德行不及耳執政乃退
帝以入閣舊圖承五代草創禮容不備于是命史館

修撰楊徽之等討論故事別爲新圖十二月丙寅朔遂行其禮於文德殿右諫議大夫張洎既與徽之等同撰定新儀又獨上疏曰竊以今之乾元殿卽唐之含元殿也在周爲外朝在唐爲大朝冬至元日立全仗朝萬國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卽唐之宣政殿也在周爲中朝在漢爲前朝在唐爲正衙凡朔望起居及冊拜妃后皇子王公大臣對四夷君長試制策舉人在此殿也今之崇德殿卽唐之紫宸殿也在周爲內朝在漢爲宣室在唐爲上閣卽隻日常朝之殿也晉東晉之太極殿有東西閤唐置紫宸上閣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己南面向明

而治紫微黃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御殿則有鈎陳羽衛之嚴故雖隻日常朝亦須立仗前代謂之入閣儀者蓋隻日御紫宸上閣之時先於宣政殿前立黃麾金吾仗俟勘契畢喚仗卽自東西閣門入故謂之入閣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權宜爲上閣甚非憲度況國家丕承正統凡百憲章悉從損益惟視朝之禮尙屬因循竊見長春觀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伏請改創此殿以爲上閣作隻日立仗視朝之所其崇德殿崇政殿卽唐之延英殿是也爲隻日常時聽斷之所庶乎臨御之式允協前經今輿論乃以入閣儀注爲朝廷

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又案舊史中書門下御史臺謂之三司署爲侍從供奉之官今起居日侍從官先入殿庭東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時起居其侍從官東西列拜甚失北面朝謁之儀請準舊儀侍從官先入起居畢分行侍立于丹墀之下謂之蛾眉班然後宰相率正班人起居雅合於禮臣又聞古之王者躬勤庶務其臨朝之疏數視政事之赫簡唐初五日一朝景雲初始修貞觀故事自天寶兵興以後四方多故肅宗而下咸隻日臨朝隻日不坐其隻日或遇大寒盛暑陰霍泥濘亦放百官起居隻日宰相當奏事卽是特開延英召對或蠻夷

入貢勲臣歸朝亦特開紫宸引見陛下自臨大寶十有五年未嘗一日不鷄鳴而起聽天下之政臨朝太數視政過赫望依唐時舊規隻日視朝隻日不坐其隻日遇大寒盛暑陰淫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其隻日於崇德崇政兩殿召對宰臣及常參官以下及非時蠻夷入貢勲臣歸朝亦特開上閣引見竝請準前代故事處分奏入不報 癸未保康軍節度使劉繼元卒追封彭城郡王 辛卯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會韓丕畢士安李至等觀御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并三體詩書石帝聞之賜上尊酒大官設盛饌至等各賦詩以紀其事宰相李昉

張齊賢參知政事賈黃中李沆亦賦詩頌美易簡悉以奏御先是左司諫直史館謝泌奉詔發解國子學舉人黜落既多羣聚誼話懷僥以伺其出泌知之潛由它徑入史館數宿不敢歸請對自陳帝問何官騶道嚴肅都人畏避有以臺雜對者癸亥命泌爲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國子學發解舉人別敕差官主之蓋自泌始也是月遼始聞李繼遷內附使其招討使韓德威往諭之女真首領野里雉等上言契丹怒其朝貢中國去海岸四百里下三柵柵置兵三千絕其貢路於是汎海入朝求發兵與三十首領其平三柵若得師期

卽先赴本國願聚兵以俟帝但降詔撫諭不爲出師其

後遂歸於遼

張黑女真請宋攻遼長編不繫契丹國志作十二月今從之

是歲遼

放進土石用中一人

三年

遼統和十年

春正月丙申朔朝元殿受朝羣臣上壽用

雅樂宮縣登歌 丁酉遼禁喪葬禮殺馬及藏甲冑金

銀器玩 諸道貢舉人萬七千三百皆集闕下辛丑命

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等同知貢舉旣受詔徑赴貢院

以避請求後遂爲常制 乙巳令常參官各舉京官一

人充升朝官 丙午令宰相以下至御史中丞各舉朝

官一人爲轉運使又詔所舉京官除三司三館職事官

已升擢者不在薦論其有懷才外任未爲朝廷所知者方得奏舉 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杭州掌庾吏葉彥安等百二十三人欠錢俛日官倉米八十四萬餘石鹽五萬餘石甲申詔竝除之 鹽鐵使魏羽等言諸州茶鹽主吏多負官課請行決罰帝曰當案問其實若水旱災沴致官課虧失者非可加刑也帝王者爲天下主財耳卿等司計當以公正爲心無事割削致害民而傷和氣 遂招討使韓德威奏李繼遷稱故不出至靈州俘掠以還壬午遂免雲州租 三月乙未朔以趙普爲太師封魏國公 戊戌覆試合格進士帝納將作監丞

莆田陳靖疏始令糊名考校得汝陽孫何以下凡三百二人竝賜及第五十一人同出身辛丑又覆試諸科擢七百八十四人竝賜及第百八十人出身就宴賜御製詩三首箴一首及新刻禮記儒行篇先是胡旦蘇易簡王世則梁顥陳堯叟皆以所試先成擢上第由是士爭尙放速或一刻數詩或一日十賦是科內出卮言日出賦題試者駭異不能措詞相率扣殿檻上請而會稽錢易年十七日未中所試三題皆就言者指其輕俊黜之戊午以高麗賓貢進士四十人竝爲祕書郎遣還詔有司詳定稱法別爲新式頒行之先是守藏吏受天下

歲輸金幣而太府寺權衡舊式輕重失律吏因爲姦上計者坐逋負破產甚眾又守藏吏更代校計爭訟動涉數歲及是監內藏庫宦者劉承珪等推究本末改造法制中外咸以爲便 鹽鐵判官左司諫安陽韓國華等言備位諫官兼職計司獨不得從宴遊願兼領館職乙巳命國華等直昭文館三司屬官兼直館自國華等始 辛酉令有司以二月開冰獻羔祭韭先是近代相承用四月蓋誤幽詩四之日爲今四月也祕書監李至請改之 夏四月丁丑詔江南兩浙荆湖吏民之配嶺南者還本郡禁錮 癸未帝作刑政稼穡詩賜近臣 庚

寅遼主命羣臣較射五月癸巳遼以朔州流民失所給
復三年 己酉帝以時雨久愆遣常參官十七人分詣
諸路案決刑獄是夕雨庚戌宰臣相率稱賀帝曰朕所
憂者在獄吏舞文巧詆計臣聚斂措克牧守不能宣布
詔條卿士莫肯修舉職業耳李昉張齊賢等上表待罪
帝曰朕中心苟有所懷卽言之旣言卽無事矣然中書
庶務卿等尤宜盡心 甲寅始命增修祕閣 六月甲
申有蝗自東北來蔽天經西南而去帝謂宰相曰此蟲
必害田稼朕憂心如擣亟遣人馳詣所集處視之對曰
此蟲因旱乃生頻雨則不能飛聖心憂念黎庶固當感

通天地是夕大雨蝗盡殫

攷異李燾曰寶訓載聖語于二年然二年蝗未嘗過京師

也今從寶錄寶訓稱呂蒙正而二年蒙正已罷相故改其名

京畿大穰辛卯分遣

使臣於京城四門置場增價以糴令有司虛近倉貯之

命日常平俟歲饑卽減價糴與貧民遂爲永制 秋七

月壬辰朔置三司都勾院命右諫議大夫張昺判之

乙巳太師趙普卒己酉帝聞訃悲悼謂近臣曰普事先

帝與朕最爲故舊向與朕嘗有不足眾人所知朕君臨

以來每待以殊禮普亦傾竭自效真社稷臣也因出涕

左右皆感動廢朝五日遣使護喪事葬日設鹵簿鼓吹

如式贈尚書令追封眞定王謚忠獻帝撰神道碑親八

分書以賜焉初普從太祖于側後既貴後屢以微時所
不足者言之太祖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
物色之矣自是不敢言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爲相太
祖常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弟闔戶啟篋取
論語讀之竟日及臨政處決如流普事兩朝出入三十
餘年剛毅果斷能以天下爲己任宋初在相位者未有
其比然性澹沈有岸谷而多忌克廷美德昭之死與有
力焉君子惜之

發異長編云普遣親吏詣太平宮致禱
神爲降語曰趙普開國忠臣久被病亦

有冤累耳蓋指涪陵事也吏還普力疾冠帶出中庭受
神語涕泗感咽且言涪陵自作不靖故抵罪豈當咎余
但願運死與而論於幽冥以直之是夕卒嚴冬友引類
纂諸書載普撰青詞明已無罪爲風捲去達於御前洪

稚存謂太宗碑文所云災眚隱指此事余
謂諸說充屬傳聞碑文指災異耳今略之

八月壬戌

朔祕閣成祕書監李至上言願比玉堂之署賜以新額
戊辰御飛白書祕閣二字賜之仍詔宰相樞密使與近
臣就觀置宴閣下直館各官皆預又賜詩以美其事

于中詔徵終南山隱士种放辭以疾不至放七歲能屬
文與其母偕隱谷中以講習爲業學者多從之得束脩
以養母母亦樂道薄滋味善僻穀性嗜酒嘗種秫自釀
因號雲溪醉侯會陝西轉運使宋維幹言放才行詔使
徵之其母恚曰嘗勸汝母聚徒講學今果爲人知不得
安處我將棄汝汝入窮山矣放乃稱疾不起其母盡取

筆研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迹罕至帝嘉其高節詔京兆府歲時存問以錢三萬賜之。戊子詔杭州民欠錢俾日息錢六萬八千餘貫並釋之。九月壬辰詔以冬至有事于南郊。鹽鐵副使謝泌嘗升殿奏事帝謂之曰大凡居職不可不勤朕每見殿庭兵卒能剝墀一席地剝汲一瓶水必記其姓名也。丙辰羣臣奉表加上尊號曰法天崇道明聖仁孝文武。

攷異宋史作乙帝曰

卯今從長編

但時和年豐百姓阜康朕之號亦何尚焉凡五上表終不許。己未幸祕閣觀書賜從臣及直館閣宴飲既罷

又召馬步軍都虞候傅潛殿前都指揮使戴興等宴飲

縱觀羣書帝意欲使武將知文儒之盛也 冬十月辛酉朔折御卿進白花鷹放之詔勿復獻 癸亥祕書監李至言願以帝草書千字文勒石帝謂近臣曰千字文蓋梁得鍾繇破碑千餘字周興嗣次韻而成理亾可取孝經乃百行之本朕當自爲書之令勒於碑陰因賜至詔諭旨 帝慮中外官吏清濁混敎莫能甄別壬午命王沔謝泌王仲華同知京朝官考課張宏高象先范正辭同知幕職州縣官考課號曰磨勘院又命魏廷式與趙鎔李著同較三班院殿直以上功過 十一月己亥開封尹許元偃早朝方坐殿廡中覺有疾徑歸府車

駕遽臨視疾已亟帝呼之猶能應少選薨年二十七帝
哭之慟追贈太子謚曰恭孝詔以將有事于南郊前十
日而許王薨案禮於天地社稷之祀竝不廢緣請謁太
廟恐非僊集公卿議之吏部尚書宋琪等上奏請以來
年正月上辛合祭天地從之 初王沔罷政歸私第會
中書小吏舊罪發事連中書因有奏毀沔者帝詰之曰
呂蒙正有大臣體王沔甚明敏毀者慙而退及沔同知
京朝官考課所奏條目細碎物論甚詳而沔自謂直清
無私固結人主求再入庚子沔視事省中暴得風眩疾
身歸第卒優詔贈工部尚書 恭孝太子元僖性仁孝

姿貌雄毅沈靜寡言尹京五年政事無失帝尤所鍾愛
及薨追念不已或悲泣達旦作思亾子詩以示近臣未
幾有言元僖爲嬖妻張氏所惑專恣捶僕妾有至死者
向元僖不知爲張氏於都城西佛寺招魂葬其父母僖
差踰制又言元僖因誤倉它物得病及其宮中私事帝
怒命緝殺張氏捕元僖左右親吏繫獄命王繼恩驗問
悉決杖停免捕燒張氏父母冢墓親屬皆竄遠惡丙辰
詔罷冊禮但以一品鹵簿葬焉 禮儀使蘇易簡上言
曰伏以聖朝親祀園丘以宣祖侑神作主此則符聖人
大孝之道成嚴父配天之儀恭惟太祖皇帝光啟丕圖

躬臨大寶以聖授聖傳于無窮謹案唐永徽中以高祖
太宗同配上帝望將來親祀郊丘奉宣祖太祖同配其
常祀孟春祈穀孟冬神州季秋大享以宣祖崇配冬至
圜丘夏至皇地祇孟夏雩祀以太祖崇配詔從之 十
二月遼遣東京留守蕭恆德伐高麗高麗王王治初不
設備既乃以侍中軍使內史侍郎徐熙爲中軍使門下
侍郎崔亮爲下軍使軍於北界旋聞遼師攻蓬山郡獲
先鋒軍使尹庶顏等高麗兵不得進

四年

遼統和十一年

春正月庚寅朔親饗太廟 辛卯合祭天

地于圜丘以宣祖太祖升配大赦天下度支副使謝泌

條上郊祀賞給軍士之數帝曰朕愛惜金帛正備賞賜耳泌因曰唐德宗朱泚之亂後唐莊宗馬射之禍皆賞軍不豐所致今陛下躬御菲薄賞賜優厚真歷代王者之所難也 遼蕭恆德移檄高麗責令降款國王王治數遣使不得要領徐熙請往奉書如遼營使譯者問相見禮德恆曰我大朝貴人宜拜於庭熙持不可恆德乃許升堂行禮恆德曰新羅及高句麗之地我所有也而汝國侵蝕之又與我連壤而越海事宋是以來討今能割地以獻而修朝聘可以無事熙曰我國卽高句麗之舊故號高麗都平壤若論地界上國之東京皆在我境

何得謂之侵蝕乎且鴨綠江內外亦我境內今女真據其閒道路梗澀甚於涉海朝聘之不通女真之故也若今逐女真還我故地築城堡通道路則敢不修貢恆德以其語聞遼主許罷兵王治大喜卽遣其侍中朴良柔爲禮幣使奉表請罪遼主命取女真鴨綠江東數百里地賜之

發異遼以地賜高麗後編併書於前

二月己

未朔日有食之

發異遼史不書是月日食契丹國志作三月疑傳寫之誤今從事略

戊

戊詔賜京城高年帛百疋者一人加賜塗金帶 癸亥

廢沿江權貨八務聽商人買販 乙丑加高麗國王王

治檢校太師以高麗遣使入貢也又封靜海軍節度使

黎桓爲交阯郡王 帝以江淮浙陝比歲旱災民多轉徙頗恣攘奪抵冒禁法已卯遣工部郎中韓援考功員外郎潘慎修等八人分路巡撫俾招集流亾導揚壅遏案決庶獄率從輕典有可以惠民者悉許優宐從事官吏罷輒苛刻者上之詔令有所未便亦許條奏 丙戌以磨勘京朝官院爲審官院幕職州縣官院爲考課院時金部員外郎謝泌言磨勘之名非典訓也故易之蜀土富饒孟氏割據府庫益充溢及王師平蜀孟氏所儲悉歸內府後言事者競起功利成都除常賦外更置博買務諸郡課民織作禁商旅不得私市布帛日進上

供又倍其常數司計之吏析及秋聚蜀地狹民稠耕稼
不足以給由是小民貧困兼井者復糶賤販貴以奪其
利青城縣民王小波聚徒眾起而爲亂謂眾曰吾疾貧
富不均今爲汝均之貧民多來附者遂攻掠邛蜀諸縣
是月寇彭山縣令齊元振率兵拒之爲小波所殺初祕
書丞張樞使蜀奏官吏不法者百餘人多坐黜免獨稱
元振清白彊幹朝廷賜璽書獎諭元振實貪暴旣受詔
益恣橫受賕得金帛多寄民家小波知民怨怒因襲殺
之散其金帛剖元振腹實以錢刀蓋惡其誅求之無厭
也賊黨由是愈熾 朝廷自克平諸國財力雄富然聚

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費用浸多
帝孜孜庶務動以愛民惜費爲本戊子有司言油衣布
幕破損者數萬段欲毀棄之帝令煮浣染以雜色制爲
旗幟數千左司諫張觀因對言揚州民多闕會請革
殘稅帝曰近已免貧下民秋稅何爲復有理納觀曰細
民姦猾多以佃戶託名貧下僥倖蠲減惟實貧下者尙
有殘欠上再三歎息曰兩稅蠲減朕無所惜若實惠及
貧民雖每年放卻亦不悞也今城郭并黻之家賸削貧
民豪猾之徒隱漏租賦此甚弊事安得良吏規制稱朕
之意乎初何承矩至雄州卽建屯田之議會臨津令

黃懋亦上書言閩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
河北州軍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內公
私必獲大利因詔承矩往河北諸州案視復奏如懋言
三月壬子以承矩爲制置河北緣邊屯田使懋爲大理
寺丞克判官發雄莫霸諸州平戎破魯順安諸軍戍卒
萬八千人給其役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河
北霜早初年稻不成懋乃取江東早稻種七月熟者課
令種之是年八月稻熟始承矩建水田之議沮者頗眾
武臣亦恥於營葺佃作旣而種稻不熟羣議益甚幾罷
其事及是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自

是葦蒲歲蛤之饒民賴其利

預異李燾曰實錄於是月甲午先載承矩上言即命

大作水田及王子乃以承矩爲制置使懋爲判官案上得懋書又令承矩案觀承矩復奏然後施行甲午日未有大作水田之命也今竝從本

志甲午初六日壬子二十四日

詔權停貢舉

成德

節度使田重進改授永興軍節度使帝謂陝西轉運使鄭文寶曰重進先朝宿將宜力於國卿宜善待之文寶再拜奉詔始帝在藩邸愛重進忠勇嘗令給以酒炙重進不肯受使者曰晉王賜汝汝安得拒重進曰我止知有陛下不知有晉王卒不受帝嘉其質直故始終委遇焉 詔大理所詳決案牘卽以送審刑院勿復經刑部詳覆 夏四月己卯命諸司奉行公事不得輒稱聖旨

五月壬寅帝謂宰相李昉等曰朕觀在位之人未進用時皆以管樂自許既得位乃競爲循默曾不爲朕言事朕日夕焦勞略無寧暇臣主之道當如是邪昉等惶懼拜伏帝曰事有未至與卿等言之亦上下無隱耳

丙午張洎赴翰林帝謂近臣曰學士之職清切貴重非它官可比朕嘗懼不得爲之 丁未廢京朝官差遣院令審官院總之翰林學士錢若水樞密直學士劉昌言同知審官院考覆功過以定升降又以判流內銓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虞部員外郎王旦等同兼知考課院凡常調選人流內銓主之奏舉及歷任有殿累者考課

院主之且祐子也 戊申詔罷鹽鐵度支戶部等使三司但置使一員判官六員推官三員從殿中丞馬應昌議也以鹽鐵使魏羽判三司 初京西轉運副使盧之

翰建議以淇水泛溢侵許州民田請自長葛縣開水河

導淇水分流二十里合於惠民河至是役成之翰以勞

加戶部員外郎爲陝西轉運使致異李燾曰本志在淳化二年今從本傳因遷

官乃 六月戊午朔詔中丞已下皆親臨鞠獄 丙寅

吏部侍郎平章事張齊賢罷爲尙書左丞先是殿中丞

朱貽業參政李沆之姻也與諸司副使王延德同監京

庾延德託貽業白沆求補外官沆以語齊賢齊賢以聞

帝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祈執政召見詰責延德貽業皆不以實對齊賢不欲援沆爲證乃自引

咎遂至罷相物論美之

攷異案宋史當時有兩王延德一爲東明人一爲大名入皆以

事晉邸進而大名之延德嘗以罪貶秩或卽坐此事長編不著其里居今亦闕之

壬申知樞

密院事張遜貶右領軍衛將軍同知院事寇準罷守本

官遜素與準不協歎乎事帝前帝將罷之一日準與溫

仲舒同出禁中道逢狂人迎馬首呼萬歲右羽林大將

軍王賓與遜相厚又知遜與準有隙因奏其事準自辨

云實與仲舒同行而遜令賓獨奏臣遜執賓奏斥準辭

意甚厲因互發其私帝怒故貶遜而罷準以涪州觀

察使柴禹錫爲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事樞密直學士
劉昌言同知院事呂端參知政事昌言驟膺大用不爲
時望所歸或短之於帝前且言其辭語難曉帝曰惟朕
能曉之 戊寅命左諫議大夫魏庠司封郎中知制誥
柴成務同知給事中事凡制敕有未便宜準故事封駁
以聞從左諫議大夫魏羽請也 先是帝急召廣南轉
運使開封向敏中歸闕權工部郎中一日御筆飛白書
敏中及虞部郎中鄆城張詠姓名付宰相曰此二人名
臣也朕將用之左右因稱其才秋七月癸酉以向敏中
張詠同知銀臺通進司視章奏案牘以稽出入己酉竝

命爲樞密直學士 庚戌雍邱縣尉武程上疏願減後
宮嬪嬙帝謂宰相日程疏遠小臣不知宮闈中事內庭
給使不過三百人皆有掌執不可去者卿等固合知之
朕必不學秦皇漢武作離宮別館取良家子以充其中
貽萬代譏議李昉曰陛下躬履純儉中外所知臣等家
人皆預中參備見宮闈簡約之事程微賤輒陳狂瞽宜
加黜削以懲妄言帝曰朕曷嘗以言罪人但念程不知
耳 遼境自夏末大雨至是桑乾羊河溢居庸關西害
禾稼殆盡奉聖南京居民廬舍多墊溺 是月置諸路
茶鹽制置使 八月丙辰朔日有會之

後異遼史不書
是月日會契丹

國志同宋
史書之

帝草書宋玉大言賦賜翰林學士承旨蘇

易簡易簡因擬作大言賦以獻帝覽賦嘉賞手詔褒之
它日易簡直禁中以水試欹器屬小黃門宣事密奏而
不識其名及晚朝帝曰卿所玩得非欹器邪易簡曰然
乃江南徐遊所作卽取至便坐帝親較試再三嗟賞易
簡進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滿則覆物盛則衰
願陛下持盈守成慎終如始以固萬世基業則天下幸
甚 通進銀臺司舊隸樞密院凡內外奏覆文字必關
二司然後進御外則內官及樞密院吏掌之內則尙書
內省籍其數以下有司或行或否得緣而爲姦禁中莫

知外司無糾舉之職樞密直學士向敏中初自嶺南召還卽具言其事請別置局命官專校其簿籍以防壅遏帝嘉納之癸酉詔以宣徽北院驩事爲通進銀臺司命敏中及張詠同知二司公事凡內外章奏案牘謹視其出入而句稽焉月一奏課事無大小不敢有所留滯矣發敕司舊隸中書尋令銀臺司兼領之初黃州團練副使王禹偁量移解州因左司諫呂文仲巡撫陝西疏言父老求徙東土帝卽詔禹偁還朝己卯授左正言謂宰相曰禹偁文章獨步當世然賦性剛直不能容物卿等宜召而戒之尋命直昭文館 九月乙巳以給事中

封駁隸通進銀臺司一應詔敕竝令向敏中張詠詳酌
是否則後行下時泰寧節度使張永德爲并代都部署
有小校犯法永德笞之至死詔案其罪詠封還詔書且
言永德方任過寄若以小校故推辱主帥臣恐下有
輕上之心不從未幾果有營兵脅訟軍候者詠復引前
事爲言帝改容勞之是秋久雨不止朱雀崇明門外
積水尤甚往來浮艤筏以濟壁壘廬舍多壞近甸秋稼
多敗流移甚眾陳穎宋亳間盜賊羣起商旅不行帝以
陰陽愆伏罪由公府切責宰相李昉等曰卿等盈車受
俸豈知野有餓殍乎昉等慙懼拜伏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七

遷去歸帝嘗親都舊有都御史糾劾北關諸處地方積弊著者世襲至聖都府世襲

宋紀十七

起昭陽大荒落十月盡閏
達敦牂六月凡一年有奇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淳化四年

遼統和
十一年

冬十月甲申朔遼主如蒲瑰坂 庚

申尚書左丞張齊賢出知定州齊賢自言母孫氏年八

十五抱羸疾不願離左右帝許之齊賢在相位時母入

謁禁中帝嘆其壽考有令子多賜手詔存問別加錫與

搢紳以爲榮齊賢尋遭母喪水漿不人口者七日自是

日啖粥一器終喪止會脫粟飯 先是大名府豪民有

時芻菱者將圖厚利誘姦人潛穴河隄歲仍決溫知府事趙昌言識其故一日隄吏告急昌言命徑取豪家厝積以給用由是無敢爲姦利者屬河決澶州西北流入御河漲溢浸府城昌言率卒負土填之數不及千乃索禁旅佐其役或偃蹇不進昌言怒曰府城將墊人民且溺汝輩會厚祿欲坐觀邪敢不從命者斬眾股栗趨事不浹辰而城完帝聞而嘉之壬戌降璽書獎諭詔罷諸路提點刑獄司歸其事於轉運司詔審官院自今京朝官未歷州縣者不得任知州通判從蘇易簡請也

庚午從判三司魏羽言始分天下州縣爲十道曰河

南河東關西劍南淮南江南東西兩浙東西廣南以京東爲左計京西爲右計魏羽爲左計使董儼爲右計使中分十道以隸而各道則署判官以領其事 辛未右僕射平章事李昉給事中參知政事賈黃中李沆左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溫仲舒竝罷守本官翰林學士張洎草制言昉任在變調陰陽乖戾宜加黜削以儆具臣帝不從制詞仍以久壅化源漢辜物望責之 是日以吏部尚書呂蒙正守本官平章事蒙正初爲相時金部員外郎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於帝曰紳洛中豪家安有求賂乃蒙正未第時勾索於紳不能如意致其

罪耳帝卽命復紳官蒙正終不自辨未幾罷相會考課院得紳舊事實狀乃黜之於是蒙正復爲相帝謂曰張紳果實犯贓蒙正亦不謝以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爲給事中參知政事易簡外若坦率中有城府由知制誥爲學士年未滿三十在翰林八年寵遇絕倫或一日至三召見李沆後入在易簡下及沆參政乃以易簡爲承旨錫賚與參政等帝意欲遵舊制且俟稔其名望乃正台席而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召見亟言時政闕失沆等罷卽命易簡代之易簡母薛氏嘗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問何以教子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訓以詩

書帝顧左右曰今之孟母也是日又以樞密都承旨趙
鎔直學士向敏中竝同知樞密院事鎔等入對帝曰叻
黃中等以循默守位故罷卿等宜各勦力以副超擢

壬申以左諫議大夫寇準出知青州帝顧準厚旣行念
之常不樂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否對曰準得善藩
當以爲樂也數日輒復問左右對如初其後有揣帝復
召用準者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置酒縱飲
未知亦念陛下否帝默然 丁丑以知大名府趙昌言
爲給事中參知政事命乘疾置以入卽赴中書視事時
京城連雨昌言請出廐馬分布外郡就秣言事者或以

盛秋備邊馬不可闕昌言曰塞下積水瀰漫必無南牧之患乃從其議 虞部員外郎知制誥王旦趙昌言壻也昌言既參政旦以官屬當避嫌引唐獨孤郁權德輿故事辭職癸未命爲禮部郎中集賢院修撰及昌言罷乃復令知制誥 翰林學士張洎知吏部選事嘗引對選人帝顧之謂近臣曰張洎富有辭藻至今尚苦心讀書江東士人中之冠也然搢紳當以德行為先苟空恃文學亦無所取呂蒙正曰裴行儉不取王楊盧駱正爲其無德耳 京畿民有擊登聞鼓訴失報脉者詔令賜千錢償其直因語宰相曰細事亦爲聽決大可笑也然

惟此心以臨天下可以無冤民

攷異王得臣塵史誤以此事爲太祖朝非是今

從長編

閏月己亥帝謂輔臣曰朕聞孟昶在蜀亦躬親

國政然於刑獄優游不斷每有大辟罪人臨刑必令人偵伺其言一言稱屈卽移司覆勘至有三五年閒不決者以爲夏禹泣辜竊效之而不明古聖之旨蓋大禹自悲不及堯舜致人死法所以下車而泣今犯罪之人苟情理難恕者朕固不容也參知政事蘇易簡趙昌言對曰臣等聞李煜有國之日亦如此每夏則與罪人張紗廚以禦蚊蚋冬則給與衾被恣其安瞑如犯大辟者仍令術士然燈以下之苟數日閒燈不滅者必移司勘劾

恐其冤枉至有冬月罪人戀其溫煥而不願疏放者帝
笑曰庸暗如此不亾何待 己酉置三司總計度使以
陳恕爲之凡議論計度竝令恕參預恕以官司各建政
令互出難以經久極言其非便帝不聽 周太后符氏
卒 轉運副使鄭仁寶議禁鹽池用困趙保吉保吉遂
率邊人四十二族寇環州邊將多爲所敗 十一月甲
寅朔日南至御朝元殿受朝帝孜孜爲治每旦御長春
殿受朝聽政罷卽御崇政殿決事比至日中尚未御會
己未金部員外郎謝泌請自今前殿聽政畢且進會然
後御便殿決事不報旣而謂宰相曰文王自朝至於自

中昃不遑暇食此自有故事然必此奏亦臣子愛君之忠也又嘗謂左右曰寸陰可惜苟終日爲善百年之內亦無幾耳可不勉乎 呂蒙正入對論及征伐帝曰朕比來用師蓋爲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民燔滅盡矣蒙正對曰前代征遼人不堪命隋煬帝全軍陷沒唐太宗身先士卒終無所濟蓋治國之道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帝然之 武寧節度使曹彬來朝丁卯宴長春殿以勞之詔翰林學士錢若水樞密直學士張詠竝赴宴從蘇易簡之請復舊制也易簡數舉翰林中故事前爲承旨時帝待若賓友及參大政每見帝不復有

款接之意但正色責吏事而已易簡乃悔其求進之速
癸酉罷隴州所獻白鷹 先是緣江多盜詔以內殿
崇班楊允恭督江南水運因捕寇黨行及臨江軍擗曉
卒拏輕舟伺下江賊所止夜發軍出城三鼓遇賊百餘
拒敵久之悉梟其首又趨通州境上躡海賊賊繫眾舟
張幕發勁弩短礮允恭兵刃所向多爲幕所縈礮中允
恭左肩流血及袖容色彌壯徐遣善泅者以繩連鐵鈎
撒擲之壞其幕士卒爭進賊赴水死者大半擒數百人
自是江路無剽掠之患以功轉洛苑副使管句江淮兩
浙都大發運肇劃茶鹽捕賊事賜紫袍金帶錢五十萬

先是三路轉運使各領其職或糗庾多積而軍士舟楫
不給雖以官錢雇丁男挽舟而土人憚其役以是歲上
供米不過三百萬允恭盡籍三路舟卒與所運物數令
諸州擇牙吏悉集允恭乃辨數授之江浙所運止於淮
泗由淮泗輸京師行之一歲上供者六百萬 十二月
戊申西川都巡檢使張玘與王小波戰于江源縣玘射
中小波額旣而玘爲小波所殺小波亦病創死眾推其
黨李順爲帥致異老學菴筆記云王小蟠之亂自言我
土銅邨民也豈能霸一方有李順者孟大
王之遺孤初蜀中有晨興過摩訶池上者見錦箱錦衾
覆一襁寐嬰兒見有片紙在其中書曰國中義士爲我養
之人知其出於宮中因收養焉順是也蜀人感而從之
未幾小蟠戰死眾推順爲王下令復姓孟衆聞見錄亦

卷一百一十一

二

言孟和子今為孟氏不純此蜀人懷孟氏舊恩而為此言至李順稱孟氏孤乃詐稱伏蘇之故智耳今不取

初小波之黨止百人州縣失於備禦所在盜賊爭附之

張玘之死也其麾下兵四百餘人奔歸西川轉運使樊

知古不受縱使亾去賊勢由是日盛眾至數萬攻陷蜀

邛諸州殺官吏無數是歲遼放進士石熙載等二人

五年遼統和十二年春正月癸丑朔遼瀋陰鎮水漂溺三十餘

邨遼主命疏舊渠甲寅謁行在五十里內租戊午免宐

州賦調戊辰上元節帝御樓賜從臣宴語宰相呂蒙

正曰晉漢兵亂生靈凋喪殆盡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

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赫盛乃

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辭盛
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眾未必盡
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
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伉直帝嘗諭中書選人使湖方
蒙正退以名上帝不許它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投
其書于地曰何太執邪蒙正徐對曰臣非執蓋陛下未
諒耳因固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媮道妄隨
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皆惕息不敢動蒙正搢笏俛而
拾其書徐懷之而下帝退謂左右曰是翁氣量我不如
卒用蒙正所選復命大稱旨帝於是益知蒙正能任人

初右諫議大夫許驥知成都府及還言於帝曰蜀土雖安其民浮窳易擾願謹擇忠厚者爲長吏使鎮撫之時東上閬門使吳元載實代驥爲成都元載頗尚苛察民有犯法者雖細罪不能容又禁民游宴行樂人用胥怨王小波起爲盜元載不能捕滅於是李順構亂東上閬門使郭載受命知成都行至梓州有日者潛告載曰成都必陷公往亦當受禍少留數日則可免載怒曰天子詔吾領方面阨危之際豈敢遷延遂行先是李順引眾攻成都燒西郭門不利去攻漢州彭州連陷之載旣入城賊攻愈急已已城陷載與轉運使樊知古斬關而

出帥餘眾奔梓州李順入據成都僭號大蜀王改元曰應運遣兵四出侵掠北抵劍關南距巫峽郡邑皆被其害 寬饑民罪從蔡州知州張榮等請也凡因饑持杖劫人家藏粟止誅為首者餘悉以減死論 靈州及通遠軍皆言趙保吉攻圍諸堡寨侵掠居民帝聞之大怒決意討之癸酉命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繼隆為河西兵馬都部署尚食使尹繼倫為都監以討保吉 甲戌帝始問李順攻劫劍南諸州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為西川招安使率兵討之軍事委繼恩制置不從中覆 吏部尚書宋琪上書言邊事曰臣頃任延州節度

判官經涉五年邊境之事熟於聞聽大約党項吐蕃風俗相類其帳族有生熟戶接連漢界入州城者謂之熟戶居深山僻遠者謂之生戶我師如入夏州之境宜先招到接界熟戶使爲鄉導其強壯有爲者令去官軍三五十里踏白先行而步卒多持弓弩槍劍隨之以三二千人登山偵邏俟見坦途寧靜可傳號勾馬遵路而行我皆嚴備保無虞也党項號爲小蕃非是勅敵誠如鷄肋若得山山布陳止勞一戰便可盪除漢入則饋運艱難窮迫則窟穴幽邃莫若緣邊州鎮分屯重兵俟其入界侵漁方可隨時掩擊非惟養勇亦足安邊矣又臣曾

受任西川數年經歷江山備見形勝要害利州最是咽喉之地西過桔栢江去劍門百里東南去閬州水陸二百餘里西北通白水清川是龍州入川大路鄧艾於此破蜀其外三泉西縣興鳳等州竝爲要衝請選有武略重臣鎮守之奏入帝密寫其奏令李繼隆王繼恩擇利而行左正言直昭文館王禹偁言臣淳化二年任商州團練副使之日故團練使翟守素兩曾夏州駐泊守素與臣同看報狀見李繼遷進奉事因謂臣曰此賊未是由衷必恐終懷反側又言繼遷曾被左右暗箭射之面上創疤尚存臣自聞此語貯於心以爲此賊不必力

除自可計取語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伏望曉諭蕃戎及部下逼脅之徒過上驍雄之士多署賞賜高與官資使左右生心蕃戎并力繼遷身首不梟卽擒恐小蕃力所不加則少以官軍應接何必苦煩睿略多舉王師且自陝以西歲非大稔加之餽餉轉恐彫殘河北雖是豐登須修邊備況此賊通連北敵朝廷具知周亞夫所謂擊東南而備西北正在此時也不可忽茲小豎弗顧遠圖遼霸州民李在宥年百三十有三賜束帛錦袍銀帶月給羊酒仍復其家辛巳詔除兩京諸州淳化三年逋負一二月甲申朔帝始聞成都陷召宰相謂曰豈

料賊勢猖熾如此忍令隴蜀之民陷於塗炭朕當部分
軍馬旦夕討平之遂命少府少監雷有終監察御史裴
莊竝爲峽路隨軍轉運使工部郎中劉錫職方員外郎
周渭爲峽路西至西川隨軍轉運使馬步軍都軍頭王
杲帥兵趨劔門崇儀使尹元帥兵由峽路以進竝受招
安使王繼恩節度或言莊蜀人不宐復遣入蜀帝益倚
信之李順分遣數千眾北攻劔門劔門疲兵纔數百
都監開封上官正奮厲士卒出禦之會成都監軍宿翰
領麾下投劔門適與正兵合遂迎擊賊眾大破之斬馘
幾盡餘三百人奔還成都順怒其驚眾悉命斬於東門

外初朝廷浚以棧路爲憂正等力戰破賊自是閣道無壅甲辰以正爲劍州刺史充劍門兵馬部署翰爲昭州刺史己酉以兩川盜賊徒封益王元傑爲吳王領淮南鎮江節度使初考功郎中姚坦爲益王府翊善好直諫王嘗作假山所費甚廣旣成召僚屬置酒其觀之眾皆嘆美坦獨俯首不視王彊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耳安得假山王驚問其故對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稅賦所爲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爲假山未成有以坦言告之帝曰傷民如此何用山爲命亟毀之王每有

過失坦未嘗不盡言規正宮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
乃教王稱疾不朝帝日使醫視疾逾月不瘳帝甚憂之
召王乳母入宮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翊善姚坦
檢束王起居會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帝怒曰吾選
端士爲王僚屬者固欲輔王爲善耳今王不能用規諫
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王年少未知出此
必爾輩爲之謀因命粹之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諭之
曰卿居王官爲羣小所嫉大爲不易卿但能如此無患
讒言朕必不聽也

攷異李燕曰石介聖政錄謂間坦言亦毀山者真宗也蓋誤以元傑此事

爲封禪王時故耳據本傳乃元傑爲益王時元傑二十

三歲自益改封吳真宗初乃自益改封禪其封益時才

十二歲故太宗云壬年少不知出此也本傳載此事殊不詳頗譏坦訐直蓋真宗嘗召戒坦令婉詞非太宗也本傳但云上不云真宗疑傳亦以上爲太宗也今竝從聖政錄及司馬光記聞所載然記聞猶以益王爲堯王今改

令諸路轉運司每歲部內諸州民租轉輸它郡者通水運處當調官船不通水運處當計度支給勿得煩民轉輸 帝謂宰臣曰倖門如鼠穴何可盡塞但去其甚者斯可矣近來綱運之上篙工楫師有少販鬻但不妨公一切不問冀得官物至京無侵損耳呂蒙正對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僞君子豈不知以大度容之則庶事俱濟 三月甲寅詔王繼恩戒前軍所至賊黨敢抗王師卽當誅殺其偶被脅從而能

歸順者竝釋之倍加安撫 高麗始用遼年號丁巳遣使告行正朔乞還俘口遼主許其贖還遣崇祿卿蕭述管御史大夫李沅齋詔撫諭之 大理評事陳舜封父隸教坊爲伶官坐事黥面流海島舜封舉進士及第任望江主簿轉運使言其通法律宰相以補廷尉屬因奏事言辭捷給舉止類倡優帝問誰之子舜封自言其父帝曰此真雜類豈得任清望官蓋宰相不爲國家澄汰流品之所致也遂命改秩爲殿直 宋亳民市牛江淮間未至帝以時雨沾足慮其耕稼失時會太子中允武允成獻踏犁以人力迎之不用牛帝亟令祕書丞陳堯

變等往宋州依其制造成以給民民甚賴焉 戊辰復

以國子學爲國子監改講書爲直講從判學李至請也

趙係忠問王師來討係吉乃先攜其母及妻子卒吏
壁野外上言已與係吉解仇貢馬五十四匹乞罷兵帝怒
立遣中使命李繼隆移兵擊係忠於是繼隆兵壓境係
吉反圖係忠夜襲之係忠僅以身免走還城中資財器
用係吉悉奪之初係忠遣其指揮使趙光嗣入貢光嗣
頗輸誠款詔補供奉官再遷禮賓副使係忠動靜光嗣
必以聞及係忠陰結係吉光嗣潛知之因出家財散士
卒誓以效順係忠既還光嗣執之幽於別所丁丑開門

納我師繼隆入夏州擒保忠檻車送闕下收獲牛羊鎧甲數十萬保吉引眾遁去裨將侯延廣等議誅保忠及出兵追保吉繼隆曰保忠几上肉耳當請於天子今保吉遠竄千里窮殫難於轉餉宜養威持重未易輕舉也

延廣等伏其言

攷異李焘曰秦翰傳云王師次延州翰慮保忠通逸即乘驛先往矯詔安撫以

緩其陰謀及王師至翰又誣保忠以地主之禮郊迎因竝驅而出保忠遂就擒秦保忠先已出次野外既爲保吉所襲乃還光嗣遂執之

安得與翰俱迎王師也

初環州民與吐蕃相貿易

多欺奪之或致鬪訟官又弗直故蕃情常怨及崇儀使柳開知州事乃命一其物價平其權量擒民之欺奪者置於法部族翕然向化是春徙知邠州時調民送軍儲

環州歲已再運民皆蕩析產業而轉運司復督後運民數千人入州署號訴且曰力所不逮願就死開亟移書轉運使曰開近離環州知其芻粟可支四年今蠶農方作再運半發老幼疲弊畜乘困竭柰何又苦之如不罷開卽馳詣闕下白於上前矣卒罷之 夏四月壬午朔詔應天下主吏先逋欠官物令元差官典及殉親人均酌填納者凡四十五萬貫匹斤石勿復理自今守藏掌庾筭榷等虧欠官物止令主吏及監臨官均償之 癸未以吏部侍郎兼祕書監李至翰林學士張洎史館修撰張泌范杲同修國史先是帝語宰相曰太祖朝事可

目相接今實錄中頗有漏略可集史官重撰蘇易簡對
曰近日委學士扈蒙修史蒙性選怯逼於權勢多所回
避甚非直筆帝曰史臣之職固在善惡必書無所隱耳
咎唐元宗欲焚武后史左右以爲不可使後代聞之足
爲鑒戒因言太祖受命之際固非謀慮所及咎曹操司
馬仲達皆數十年窺伺神器先邀九錫至於易世方有
傳禪之事太祖盡力周室中外所知及登大寶非有意
也當時本末史官所記殊爲闕然宜令至等別加綴緝
故有是命 甲申帝聞趙保忠成擒詔以趙光嗣爲夏
州團練使高文岷爲綏州團練使削保吉所賜姓名復

爲李繼遷初保吉徙綏州民於平夏文峽擊走之以綏

州內屬故有是命

攷異稽古錄載復李繼遷姓名在至道元年九月與本傳不同今兩存之

帝以夏州漢在沙漠本姦雄竊據之地將墮其城遷民

於鉅綏間因問宰相夏州建置之始呂蒙正等對曰咎

赫連勃勃僭稱大夏蒸土築城號曰統萬頗與關右爲

患若遂廢毀萬世之利也已酉詔墮夏州故城遷其民

於綏鉅等分給官地長吏倍加安撫 李繼隆開朝議

欲墮夏州遣其弟洛苑使繼和與監軍秦翰等入奏以

爲朔方古鎮賊所窺覷之地存之可依以破賊并請於

鉅夏兩州南界山中增置保戍以扼其衝且爲內屬番

部之蔽而斷賊糧運皆不報。丙戌史館修撰張泌言
聖朝編年謂之日歷惟紀報狀略敘敕文至於聖政嘉
言皇猷美事羣臣之忠邪善惡庶務之沿革弛張汗簡
無間國經曷紀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以紀錄爲
起居注與時政記逐月終送史館以備修日歷帝覽而
嘉之乃置起居院於禁中命梁周翰掌起居郎事李宗
諱掌起居舍人事。辛卯遼主如南京壬辰遼以樞密
直學士劉恕爲南院樞密使。丙申以虢州團練使梁
勛爲鎮國行軍司馬初王化基治祖吉獄詢其豪王姓
者云吾小民見州將貧乏相醜率爲一日之壽豈知其

犯法哉悵嘆不已化基詰其前後郡守王言三十年以
來唯梁都官不受一錢餘無免者梁都官乃勛也有文
詞太祖嘗欲令知制誥爲時宰所忌遂止化基因言於
帝時助已老病不任吏事特授華州行軍司馬給郎中
俸料 丁酉掌起居郎事梁周翰請以所撰每月先進
御後降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自周翰始 帝嘗謂
左右曰大凡帝王舉動貴其自然朕覽唐史見太宗所
爲蓋好虛名者也每爲一事必預張聲勢然後行之貴
傳簡策此豈自然乎且史才甚難務樵實而去愛憎乃
爲良史也 壬寅王繼恩言破賊於研口寨北過青疆

嶺遂平劍州

及異李壽曰案張洎集賜王繼恩詔云大

致日前既無可攷姑從實錄埃奏到乃書之今案宋史太宗紀云四月壬午朔己亥王繼恩帥師過綿州賊潰走追殺及溺死者甚眾庚子復綿州內殿崇班曹習破賊於老溪復閬州綿州巡檢使胡正遠帥兵進擊復巴州王寅西川行營擊賊于研口寨破之與長緇略有異同

先是陳滑蔡穎郢鄧金

房州信陽軍皆不禁酒太平興國初京西轉運使程能請榷之所在置官吏局署歲計所獲利無幾而主吏規其盈羨又酒多醇薄不可飲至課民婚葬量戶大小令酷帝知其弊戊申下詔募民自釀輸官錢減常課三之二使其易辦民有應募者檢視其資產長吏及其大姓其保之後課不登者均償之己酉王繼恩言破賊五

千眾於柳池驛峽路行營言賊三千眾攻廣安軍擊走之五月甲寅王繼恩言克綿州又言內殿崇班曹習分兵自葭萌趨老溪破賊萬餘眾遂克閬州又言巡檢使胡正遠率兵破賊克巴州 丁巳王繼恩至成都引師

攻其城卽拔之破賊十餘萬斬首三萬擒賊帥李順攻老學菴筆記云王師薄城且破矣李順忽飯僧數千人又度其童子亦數千人皆就府治削髮衣僧服後分東西兩門出盡順亦不知所在蓋自髡而逃矣明日王師入城捕得一髯士狀貌類順遂誅之而實非也有帶御器械張舜卿者因奏事密言臣聞順已逸去所獻首蓋非也太宗以爲害請將之功叱出將斬之已而貸之亦坐免官及真廟天禧初順竟獲於嶺南初欲誅之於市且令百官賀呂文靖爲知雜御史以爲不可但卽獄中殺之始知舜卿所奏非妄也案劇盜就擒賊黨多託言不死其意在煽惑愚民耳若李順之久而被

獲則城破時之逃去似非託言但宋史及長編俱不載
在宋史固多脫漏李燾以蜀人記蜀事何以不載豈以
傳聞之詞不足信
郭今仍從宋史

王師之討李繼遷也府州觀察使
折御卿以所部兵來助趙保忠既擒御卿又言銀夏等
州蕃漢戶八千帳族悉歸附錄其馬牛羊萬計戊午授
御卿永安節度使賞其功也 丙寅趙保忠至自夏州

白衫紗帽待罪崇政殿庭帝詰責數四保忠但頓首稱
死罪詔釋之賜冠帶器幣令還第聽命仍勞賜其母丁
卯以保忠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侯 己巳以右
諫議大夫張雍爲給事中仍知梓州都巡檢內殿崇班
盧斌爲西京作坊使領成州刺史通判將作監丞趙賀

爲太子中舍監軍供奉官辛規爲內殿崇班節度掌書記施謂爲節度判官節度推官陳世卿爲掌書記權鹽院判官謝濤爲觀察推官皆賞勞也雍初問李順亂西川卽謀爲城守計訓練城中兵又募彊勇共四千餘令官屬分主之輦綿州金帛以實帑藏銷銅鐘爲箭鏃伐木爲竿紐布爲索守械悉備遣官請兵於朝旣而斌以十州之眾援成都弗克而還雍卽委以監護之任子城先爲江水所毀斌諭民掘塹濠丈引河水注之以環城李順遣其黨相貴帥眾二十萬來攻斌遂突出與賊戰賊大設梯衝夜攻城雍命發機石碎之火箭雜下賊稍

卻復治攻具于城西北隅雍給曰軍士趣治裝吾將開東門擊賊陽遣步騎五百臨東門賊升牛頭山瞰城中見之謂雍必出乃設伏于山之東隅以待雍卽召敢死士百輩縋而下焚其攻具殆盡一日北風晝晦賊乘風縱火急攻北門雍與斌等領兵據門立矢石間固守不動賊不能進世卿素善射當城一面親中數百人賊浸盛同幕者皆謀自全世卿正色謂曰會君祿當委身報國柰何欲避難爲它圖邪丞白雍曰此輩皆怯懦存之適足惑眾不若遣出求援雍從其言時賊圍城凡八十餘日會王繼恩遣內殿崇班石知容分數千兵來救賊

始潰去斌出兵追擊之降者二萬餘又破賊數萬眾解
閬州圍斬三千人平蓬州於是雍使謂馳騎入奏帝手
詔褒美自雍以下悉加賞雍德州人世卿南劔人 以
少府少監雷有終爲諫議大夫知成都府有終由峽路
入蜀調發兵會規畫戎事皆有節制師行至峽中遇盜
格鬪且行且戰進至廣安軍賊眾奄至鼓譟舉火士伍
恐懼有終安坐櫛髮神氣自若賊既合圍有終引奇兵
出其後擊之賊驚擾赴水火死者無算 王繼恩之克
劔州也西京作坊使馬知節實爲先鋒繼恩嫉其不附
已遣守彭州配以羸兵三百州之舊卒悉召還成都賊

十萬眾攻城知節率兵力敵違暮退守州廨慨然嘆曰
死賊手非壯夫也卽橫槊潰圍而出休於郊外黎明救
兵至復鼓譟以入賊眾敗去帝問而嘉之曰賊盛兵少
知節不易當也授益州鈐轄時繼恩雖拔成都郭門十
里外猶爲賊黨所據僞帥張餘復嘯聚萬餘眾攻陷嘉
戎瀘渝涪忠萬開八州開州監軍江寧秦傳序死之初
賊眾奄至傳序督士卒晝夜拒戰嬰城旣久長吏皆奔
竄投賊傳序謂士卒曰盡死節以守郡城吾之職也安
可苟免乎城中乏食傳序盡出囊橐服玩市酒肉犒士
卒而勉之眾皆感泣力戰旣而賊勢日盛傳序爲蠟丸

帛書遣人問道上言臣盡死力戰誓不降賊城既壞傳
序投火死賊乘勢攻夔州列陳西津口矢石如雨先是
帝遣如京使白繼贊爲峽路都大巡檢統精卒數千人
晨夜兼行助討遣寇是月庚午繼贊入夔州出賊不意
與巡檢使解守容腹背夾擊之賊眾大敗斬首二萬餘
級流骸塞川而下水爲之赤 辛未降成都府爲益州
壬申右僕射李昉以司空致仕大朝會令綴宰相班
歲時賜予不絕每遊宴多召之 丙子磔李順黨八人
於鳳翔市 六月壬午朔白繼贊等捷書聞帝降詔嘉
獎秦傳序家寄荆湘問其子夷泝峽求其父尸比至夔

州船覆而死咸謂父死於忠子死於孝奏至帝嗟惻入
之錄傳序次子煦爲殿直以錢十萬賜其家 辛卯詔
赦李順脅從註誤 賊攻施州指揮使黃希遜擊走之
一 戊戌峽西行營破賊于廣安軍又破賊張罕二萬眾
于嘉陵江口又破于合州西方溪俘斬甚眾 戊申以
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高瓊爲鎮州都部署 賊攻陵州
知州張旦招集民丁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 庚戌高
麗國王治以遼師侵掠其境遣使來乞師帝以北遼甫
寧不可輕動于戈厚禮其使而歸之仍優詔荅治自是
高麗朝貢遂絕 是日遼行大明歷可汗州刺史賈俊

所造也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七